

一只叫鸚的鸟儿，于夏历七月引颈长鸣，那声音相隔两千七百九十年，隐约传到了我的耳边。

按我读《诗》的习惯，得先弄清楚“鸚”为何物。于是翻查词典，知它“又名鸛鵒、伯劳。嘴尖尾长，翼尾黑色，背棕红色”。再翻阅诗经图谱，冈元凤所绘黑白图，尾羽略短，只可观其大概。细井徇的工笔彩图，大约参考了南宋名画《竹鸠图》，喙若钩，尾羽长，栖于栗树的斜枝之上，栩栩如生。

其实，伯劳在我家乡六安东乡，并非珍稀，不过是凡鸟而已，我与它亦有些许来往。

伯劳属小型猛禽，捕食昆虫、青蛙、鼠类，偶尔也偷食农家院里的悬肉。孩子们戏谑地称它“屠夫鸟”，而我的外公，始终唤它“榨油郎”。外公家的南塘埂上，柞、栗、杜、檀等杂木丛生，枝叶繁茂，是鸟儿们安家落户的理想之地，鸛鵒、斑鸠、麻雀皆久居于此。伯劳生性孤傲，只在塘北坡的桑树上另起炉灶。它时或将猎物挂在树枝上，依次享用，乡人美其名曰“撸串”。

我不知道外公何以给它取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诨号，便问他：它们榨油吗？答：不榨。又问：那跟榨油沾边吗？又答：不沾。再问：那怎么偏叫榨油郎？外公似乎有些不耐烦了，说：老辈人这么叫，我也觉得好听、好玩，不可以吗！我便不再追问。

刘婶挑两箩糠面去长安集卖，糠面是猪吃的精细料，米糠，细细的，人饿极了也可口。两箩面糠卖了八角钱，没舍得花一分，回来时箩没空着，一箩里装着一个一两岁的女孩，另一箩为配重，装了两块土坯，土坯当地人叫“土地”，“土地”是用来盖房子砌墙的。

长安集是方圆十里的大集，两条街筒子，一条卖些日杂用品、人畜吃食之类，另一条卖荒草、柴火、棍棍棒棒什么的。长安集不是天天开集，双日子起集，也就是个露水集，太阳出来，露水干了，人走集散。

刘婶糠面不好出手，价还了又还。论堆，刘婶本想两箩糠能卖上一元，没人出这价，最后八角成交了。八角钱两张二角、三张一角的纸票子，剩下的是两个五分的硬币。

刘婶把八角钱揣进怀里，起身准备离开，脚边有温热的东西碰腿，以为是狗，集上狗多，抬脚轻轻踢了下，就听到“啾呀”的哭声，低头一看是个一两岁的女孩，拿双泪眼慌慌地看着她。

妈呀，刘婶喊了声：哪家的丫头？集散了。刘婶左右张望，集筒子长长的，人散去了。

刘婶一激灵，天啦，这孩子被人丢了。

那年月，丢个孩子不鲜见。

我家凡事不懂，便去问大伯。大伯住在镇上，虽经商，闲时却也饱读诗书。他说：榨什么油呀！那是伯劳。你翻翻《辞海》吧，那上面好像有插图。《辞海》大伯家中确有，是民国三十七年再版的那种。一查，果然有图，然而图文皆干巴巴的，且语不及“榨油郎”。

为求得几分趣味，我便寄望于闲书，在字里行间春耕秋耘，断断续续总算理出了头绪：周宣王时，贤臣尹吉甫听信继室谗言，误杀了前妻留下的爱子伯奇。其弟伯封作悲伤之诗，吉甫读后幡然醒悟，悔恨不已。某日，吉甫于郊外遇见一只从未见过的鸟，停在桑树上对他啾啾而鸣，声音凄切。吉甫蓦然心动，疑心这鸟是儿子伯奇魂魄所化，便道：“伯奇劳乎？若是我儿，就飞来停在我马车上。”那鸟果然飞了过来，吉甫便载它回家。到家后，鸟停于井上，对屋哀鸣，吉甫取箭假装射鸟，却骤然将箭头转向继室，一箭毙命。这番作为，意在安慰那只“伯奇”，依我看来，多少也有安慰他自己的意味。这故事近乎神话，但“伯劳”之名确因“伯奇劳乎”而得，此点无误——只是其中血腥味甚浓。尹吉甫乃一代良臣，何以先杀子后射妻？世态人心，着实难以参透。

我后来便离开乡村，到县城、省城读书。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曾

家里养只猫，时间长了，猫懒，不捉鼠还偷嘴，主人就蒙了它的眼，走上十里八里扔了。猫杀不得，一扔了之。

女孩穿得破破烂烂，但还干净，刘婶心一软，把女孩抱起，女孩的哭声止住，头竟向刘婶的怀里拱。

刘婶喊了几声，没人应。怎办呀，刘婶急得只跺脚。孩子是条命，刘婶心一横，把女孩放进箩里，随手拣了两块土坯放另一箩，挑上肩，走出集市。

走出街筒，刘婶又转身回来，对着街筒大声喊：丫头我挑回了，我是蒲塘梢的刘桂兰，都叫我刘婶。刘婶的意思明白，人来找孩子就去蒲塘梢。

刘婶奇怪，没人应答，可总觉得集上某处，有眼睛一五一十地看着她。

女孩没哭，刘婶还听到女孩“咯咯”笑。

刘婶担子挑得好，百十斤的担子在肩上左右换肩不费事。不过，女孩和“土地”不重，不需要换肩膀，女孩一直在前，刘婶能看见。女孩在箩里坐得周周正正的，眼看着刘婶不眨。

刘婶“哦”了声，眼酸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刘婶碰见人说：妹家的丫头康妹来我家过几天，妹忙呢。刘婶哪来的妹，刘婶娘家早没人了。

Q

月光城 散文

程耀恺

七月鸣鸚

回六安短暂工作，在地区农业局任职。有一日，一位西乡的朋友送来一只鸟，我一看便是伯劳。那朋友却一本正经地说：不对呀，它叫“六安州的榨油郎”。因是大学时的学弟，这礼物我便笑纳了。可它毕竟是野鸟，不停地鸣叫，不停地上下摇尾，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架势。我寻来食物喂它，它不领情；向它示好，它越发恣肆妄为，弄得我哭笑不得。三天后适逢周日，我带它骑车径往城东南的小华山，以手托举，任它飞向天空。

这只六安州的榨油郎离去后，我也随之调离故乡。多年以来，为世务所累，很少回故乡。即便回去，也是早晨从彼城至此城，晚上由此城返彼城，来来往往，却一直与榨油郎缘慳一面。

研究所的办公楼与宿舍之间，是一个大院，原有一些花木，不少鸟儿不请自来，在树上筑巢，在巢里成家，成了我的邻居。它们飞进飞出，哺育幼雏，虽辛苦却自得其乐，为我的暗淡生涯增添了不少生趣。但我却别有私心，总盼着能在它们中间见到伯劳的身影，然而天不遂人愿。歌谣里虽唱“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”，现实中的我与伯劳，却是一别音容两茫茫。

不过我知道，自宋代起，伯

劳便受到画家们的青睐。不见伊人倩影，看看画图，或能稍解久别相思。于是找来南宋李迪的《雪树寒禽图》、林椿的《杏花春鸟图》，以及现代画家张大千的《伯劳木石图》、于非闇的《山茶伯劳图》。这几幅伯劳图，不仅神态各异，品种也各不相同。把玩之间，如见其容，如闻其声，也算是慰情聊胜于无了。

至于“榨油郎”之名，几十年倏忽而过，我依旧百思不得其解。渐渐地，我便往“地域性”上琢磨。思路一开，即刻去寻家乡的地方志。幸好书房里藏有一部清代同治版《六安州志》，翻到卷四《风俗篇》，内中记载：“四月……又有鸟先鸡而鸣，‘架架格格’，是为伯劳，俗呼榨油郎。”——谢谢这部州志，终于为“榨油郎”提供了出处，心头疑团，至此烟消云散。原来，旧时六安城乡的油坊，多用木榨，榨油时木榨上的铁箍因紧缩而发出“架架格格”的声响。油坊里的榨油声，与树林里伯劳的鸣叫，此起彼伏，相互应和，在节奏与诗意的交融中，那个别致的称呼，便悄然浮现了出来。

鸛在《诗三百篇》中仅露面一次，而它在《七月》里的那一声长鸣，堪称绝唱，却传之久远，两千七百九十年后，依旧不时从线装书中流淌出来，在我的耳畔萦绕不去。

刘婶是苦命人，嫁给夫家，夫多病，儿子三岁，夫走了，丢下孤儿寡母。刘婶想过改嫁，但儿子尚小，一拖儿子五岁了，日子也慢慢过了下来。

五岁的儿子明儿没迎到妈手中的糖，妈赶集总是要买上一两粒糖塞给明儿的，但这次例外，妈挑回了康妹。

妈对明儿说：你表妹康妹。明儿口齿不清，喊：糠面，糠面。

刘婶就一怔再怔。刘婶把康妹搂在怀里养，过去是搂着明儿的。康妹向刘婶的怀里钻，刘婶搂得更紧。

康妹乖巧，一声声妈叫得清，整天捧着明儿喊哥。

刘婶不再想嫁人的事了，两个孩子，谁也拖不动的。时间一长，刘婶多了头心思，怕有人上门，追回康妹。可又生了头心思，有的无的寻找康妹的亲生父母。在街筒子留过话的，蒲塘梢刘婶收留了康妹。

明儿上了几年学，退回了家，换了康妹上学。明儿说妈偏心，刘婶说：够了，上厕所认识男女，识数会加减，够了。

康妹就一直读书，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直到大学没能考上，姗姗回了家。回家还是拥在刘婶怀抱里，刘婶的怀抱是康妹真正的家。

刘婶暗暗张罗两件事。一是康妹的婚事，要嫁个好人家。二是为康妹找亲生父母。

村里人明里暗里和刘婶说：明儿娶了康妹多好。刘婶不高兴，说：姨家丫头，乱讲。

明儿对康妹也好，当亲妹，小时“糠面糠面”喊，大了就叫一个字“妹”，怕一不小心又喊成“糠面”了。

刘婶五十岁时双眼看不见路了，刘婶说是急瞎了的。明儿没成家，康妹没出嫁。

刘婶发过狠话，康妹不出嫁，明儿不成家。一家有女百家求，康妹嫁人不难，可她看不上一个个相亲的人。

康妹对刘婶说：我要嫁明儿。刘婶手一挥，说：不行，你妈是明儿姨。

康妹反驳，说：我是糠面，妈，你用姨堵人口。

刘婶说：你是我女儿，我是你和明儿亲妈。

康妹说：我不走，一辈子是你贴身女儿。说完又向刘婶怀里钻。

拗不过康妹，明儿和康妹结婚了。过去是一家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

看不见的刘婶，常常倚在门框上，听去来走去的脚步。刘婶有个愿望，见见自己的亲家，康妹的父母。

S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

收留